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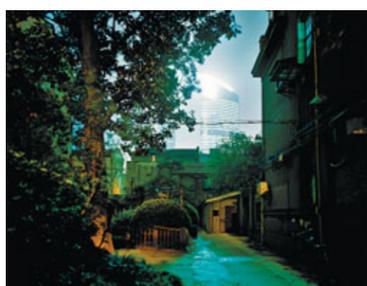
■《發光體：上海淮海國際廣場》

現居北京的當代攝影藝術家蔣鵬奕，家鄉在江江，從故鄉遷移到北京的求學經歷，最早將城市帶來的巨大衝擊埋藏在他心中。這種衝擊在他心底扎下疑惑與疏離的根，而這段情緒則一直延續到我們剛剛在Art HK中所欣賞到的《發光體》系列中。他上一次來港，是在兩年前，《發光體》中過度曝光的摩天大廈所放射出的刺眼而脫離真實的光輝，也並非第一次與香港觀眾見面。但難得的是，今次他的另一組系列《不被註冊的城市》會與《發光體》同時、完整地進行展出。《不被註冊的城市》中，摩天大廈被縮小拼貼在末世廢墟般的工地中，燈火通明的建築物像是幻術，在他的作品中發出質疑，傾訴對城市的恐懼。

他說，他希望觀眾看到那些肉眼不容易看見的東西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圖片由刺點畫廊提供

《發光體》： 以攝影解開對城市的疑惑



■《發光體：上海恒隆廣場》



■《不被註冊的城市，第1號》

■《不被註冊的城市，第5號》

蔣鵬奕不太贊成將創作歸之為靈感迸發，他更確信他的每一張作品都源於生活的長期感受。早年在廣告公司實習的經歷，讓他接觸到房地產廣告中的建築物，建築也從而漸漸成為他捕捉對城市感覺的載體，而攝影，則是他易於實現捕捉的自我方式。「一開始並沒有想要做出作品，只是想做個東西。」因為當時的他，或多或少有些屬於自己對城市之疑問，他心想：「可能拍下來就會好些。」

從小城市來到北京讀大學的生活環境變遷，直接對他的情緒造成了某種程度上的衝擊。你也可以將之稱為壓力、或是難受。而蔣鵬奕想弄明白的，恰恰是自己的情緒變化究竟是怎樣造成的？「做作品的過程其實也是自己思考的過程。」攝影，令他更有針對性地思考「問題」源於何處。

首先，是大環境；其次是細小環境，源於城，也源於微。他說：「我創作的興趣點，是那些說不清楚的東西。」包括現在，許多的不清楚，他會交給作品。

大與小•看見•看不見的

從2007年開始創作以城市為主題的攝影作品，五年下來，蔣鵬奕的變化其實很大。「當初只是對建築有興趣，但現在會更關注細微的、細枝末節的心理變化。」最近兩年，他開始更多關注城中路人的情緒與心情，按他的話說，是「去理解人們面對同樣景物時的不同心情」。每個人看風景時的感受，都截然不同，而蔣鵬奕拍的，正是他自己的感受。

作品的創作過程中，有他的心理變化與自我懷疑。因而《發光體》和《不被註冊的城市》兩組系列首度同時完整展出，更像是他對自己的總結。兩年前，《不被註冊的城市》在港展出時還不完整，後來他又完成了三張作品，擴延了整個系列。他說他不會期待觀眾從他的攝影中讀到甚麼，他創作，就像寫給自己的日記一樣，既是完成一份給自己的記錄，也是丈量自己在攝影方面可以做到一個怎樣的狀態。

因而《發光體》中那些城市中的摩天樓宇亮起燈時

宛如發光體的形態，除了高聳好看，更令蔣鵬奕感到好奇。這樣壯觀的大樓的存在本身，有甚麼樣的目的是在其中？他不認為發光體們的存在是純粹的，以他身為拍攝者的視角去看，他從中感到了媒體式的、宣傳式的、隱藏在城市複雜面目中的曖昧目的性。

以微型城市為主題的創作，則早在《不被註冊的城市》之前，就曾「萬物歸塵」過。塵歸塵、土歸土，2007年至2008年間，他拍下各種城市的標誌性建築，將它們拼貼在垃圾堆、雪地等絕然相反的場景中做成《萬物歸塵》展覽。「將一些建築從人們熟悉的場景中移除，而放在某個角落中。」這種詭秘的、反差巨大的拼貼，能將拍攝每座單獨建築時令蔣鵬奕感到說不明白的話說明白——整個城市中的建築都被拼貼在一起時，便會明白。

在這種拼貼中，創作前的設想和成品完全是兩回事，因為稍作一點改變，就會對全局造成影響。那麼拼貼，可以實現甚麼？

他認為其中的奧妙在於「大與小」的關係。

「人大多覺得城市很大，角落很小。但大與小，其實是可以轉換的。」雖然眼見為實，但實際上我們都是以自己的視角去理解周圍環境，攝影藝術家同樣也是，他拍他視角裡被拼貼為另一組大小關係的城。

一直在拍城市，但蔣氏想表達的卻並非所謂城市化，他沒怎麼考慮那個層面上的問題，而只是想講他身處的周圍環境、具體環境。情緒實際上正是很具體的事物——「對城市的恐懼感與疑惑、大環境對個體生命的影響，這些都很具體。」而他更認為，由於人的各種變化往往不一定通過外界帶來，因而其實內心的影響可以具體到各個方面。

因為那些難以被感覺到的影響很大，他的後期創作中才更注重走入細微、走入人心。

如果觀眾可以看得明白的話，便會看到他的《發光體》世界中，那些常人視力再好，也無法透過肉眼看見的微弱的光。雖然很微弱，但卻有。

你會看見那個平日視野中並看不見的城市，於是，你便看到了蔣鵬奕。

「發光體」——蔣鵬奕個展

時間：即日起至6月2日

地點：刺點畫廊(中環鴨巴甸街廿四至廿六號A)

查詢：2517 6238

視覺推介

中國當代雕塑家向京、瞿廣慈聯合個展《浮世鳥語》

「浮世」即是現世。向京和瞿廣慈透過雕塑各式各樣的中國人物，細緻刻劃出當今這個時代人的獨特狀態，兩位藝術家的作品造型不盡相同，卻同時呈現一種籠統的冷靜，就像於局外觀看浮世——向京的雕塑從成長經驗、女性身體、個體自在等角度，階梯式地完成了對人性的關注和解讀，而瞿廣慈在《鳥兒問答》系列中，則嘗試脫離體制的束縛，心境趨於怡然。

時間：5月22日至28日 上午10時至下午8時

地點：香港藝術中心四及五樓白晝畫廊

查詢：2582 0200



■瞿廣慈作品

「Hidden Emotion」：陳璟佩及賴玉玲作品聯展

兩位藝術家的作品利用不同媒介，包括塑膠彩及油彩布本，表達深藏內心的思想與情感。陳璟佩的全新系列，靈感來自英國作家法蘭西絲·霍森·柏納特的小說《秘密花園》，她的畫作以大自然為題，在這系列中，以個人感觀呼應大自然的色彩。賴玉玲的近期探索分層、半透明顏色和顏色合併的可能性。不同顏色觸碰、結合，創造出一種未知的有機形態。



時間：6月8日至7月7日 上午10時至晚上7時

地點：YY9 Gallery (跑馬地成和道83-85號地下)

查詢：2574 3370

藝評

文：曾家輝

俾正傑的「艷俗」美女 不用翻白眼看

對於現代的中國女性，大家會如何形容？是溫婉嫵淑？是前衛開放？是現實俗氣？是自我封閉？筆者總以為，有些人以為可以用片言隻字來形容現代的中國女性，就好像要用一兩個字來歸納中國文化一樣，實在是不可能。為何筆者突然有這問題，或許是看過在半島維多利亞舉行的「影像的輪迴」展覽，欣賞了內地著名畫家俾正傑的一系列人物肖像畫作，以及紐約時尚攝影師 Zach Gold 及巴黎美容攝影師 Justin Cooper 用攝影形式重新詮釋俾正傑筆下的意識形態。

大紅大綠及翻白眼

不知道大家對俾正傑的作品有何感覺？除了以大紅大綠為主色之外，他筆下人物以女性為主，她們的臉都是又大又圓，卻配上好像都沒眼珠的眼睛，因為她們都在翻白眼，而且眼珠都分兩邊去了，再配上紅彤彤的厚嘴唇。

大家可能會問俾正傑是否故意把女性畫成這樣子，因為她們分明不是典型的美女模樣，不是娥眉鳳眼的古典美人胚子，也非大眼濃妝的現代女性。不過，筆者可以告訴大家，俾正傑這一系列作品卻很受大家歡迎，內地藝術圈也把他這種風格稱為「艷俗藝術」，而按俾正傑解釋，這是當代藝術教父栗憲庭專門給他的畫風起的名字。

雖然把人畫得很醜，但奇怪的是，很多人都很喜歡，或者如藝術家所言，把美畫成醜可以成為一種獨特的藝術美，而眼球分兩邊的獨特造型是在影射消費社會，因為現代社會發展特別快，誘惑又多，讓人無所適從，更無法聚焦，所以美女的眼睛只好亂轉，而眼珠畫在兩邊，剛好體現這種動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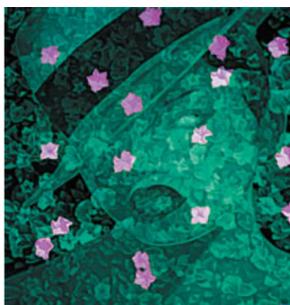
「影像的輪迴」

時間：5月14日至6月10日

地點：半島維多利亞(港灣道1號展廣場閣樓Art One 16及16A號)



■《橢圓形肖像》



■《花凋零》

艷俗不是貶義詞

看藝術家或藝術品，都或多或少會問為甚麼？對於其他人把他叫做艷俗藝術家，俾正傑自己沒有任何意見，因為他覺得艷俗並非一個貶義詞。而為甚麼俾正傑喜歡艷俗的色彩，原來是有原因的，並非為艷俗而艷俗——出生在安岳的一個小農村的俾正傑，小時候過年時家裡會買很多錦竹年畫，又會換上花花綠綠的新被。之後他到外地讀書時偶然看到有人賣年畫，童年的回憶被勾起來，所以開始試用類似年畫的誇張色彩來畫畫。

看過俾正傑的大紅大綠的美女圖之後，大家可能感到艷俗得不可耐，但我們可曾反問一下，自己又何嘗不是一個又愛艷又俗氣的平凡人？因此，俾正傑之所以能登大雅之堂，是我們重新審視對當代時尚及消費文化的機會。俾正傑的艷俗作品行情近年屢屢上漲，因為他把艷俗這概念中所包含的視覺元素，以及當代商業社會的流行文化統一起來，並引起廣泛關注。另外，俾正傑也有不艷不俗之作，如其《花凋零》，畫中繁密的綠葉漂蕩在池水中，水裡湮沒的人臉，看上去如此憂傷。

筆者最後提醒大家不要遺漏 Zach Gold 及 Justin Cooper 的攝影作品，尤其當你將之與俾正傑的畫作對比時，會說句：真人版的翻白眼艷俗美女也有另一種美感。